



好姑娘永垂不朽

我只是你的车站，
你却带走了我的终点。

小情歌
歌词是胡蝶，旋律是徐誉

半夏
WORKS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好姑娘永垂不朽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好姑娘永垂不朽/半夏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5399 - 3448 - 8

I. 好… II. 半…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5956 号

书 名 好姑娘永垂不朽

作 者 半 夏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陈泓希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王 蔚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168 × 235 毫米 1/16

字 数 170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448 - 8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序 有一朵绽放逆流时光/1

第一场 催眠/5

第二场 流年/55

第四场 领悟/153

第三场 人间/101

番外篇 生命里力透纸背的爱与温暖/226

后 记 /249



序

有一朵绽放逆流时光

文/素 浅

在一个温暖的秋日，淡定地看完半夏的文字，一种云卷云舒一般的悠长情感久久地萦绕着，仿佛给我溯流而上的力量，让我穿过了时光的洪流，重遇同半夏相逢的那些美丽片段。

结识半夏，她已出版了《彼若盛花》，在那个夏日的深夜凉着指尖读完，敞开窗帘之时看到清朗的晨曦，沉寂的心情慢慢回暖，在那些隐忍而顺从的文字中渐渐地寻出了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爱与温暖。

人与人的熟稔是一种微妙而温暖的情节，在彼此的靠近中，体味彼此生命中不断绽放的星火，感受如此带来的源源不断的温暖和力量。那时她还在台湾，联络甚少，然每次读到她的博客，看完她的信件，都会有一种深深的愉悦。那段感情与时间无关，与距离无关，那只是一条连接于两个心灵之间，能够跨越整条时间长河的纽带，而这条淡定缤纷的纽带，却拥有着无可比拟的坚韧，它以一种摧枯拉朽的力量教会我们成长，带我们走过青春年月。

我们被这样一种情愫所指引，仿佛互相经过了彼此的岁月。如斯相遇，如斯美丽。

淡烟暮霭中经历半夏的文字，是一场盛宴，是一场繁花的绽放。如同秋日萧索中绽开的一朵素花，淡定而温暖，东篱之下映衬南山的荡气回肠。你目睹

吐蕊绽放的妖娆过程，却体味一种宁静淡漠的内在气度。仿佛是我们不曾凋落的生命中，偶然遭遇的那一场繁花浓烈的秋雨。一池萍碎，却是如此的令人相信温暖的力量。

于一种淡漠之中平静地叙述一份爱的勇气，半夏如是。

我们处在一种微微惆怅的青春情节中，幻想着一场王子与公主的相遇。每一个姑娘都有一个公主的梦，都相信着古堡巫婆都会在英俊王子的映衬之下黯然失色，而公主最终会同那个所向披靡专心如一的俊朗王子在夕阳古道之中重逢，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饶是如此，每一个梦想都要经历现实的击打，那些不堪一击的梦幻极易在岁月流年中支离破碎，留下斑斓璀璨的幻影，折射着阳光斑驳的色泽，却漂浮在我们再也无法企及的高度。

经历现实，越过黑暗，却仍能坚持一种柔和的力量去描绘梦想，憧憬光明，这是一种坚守，一种历久弥新的情愫。在一座文字累积的城堡中，我们看到每一个梦想的出生，每一个梦想的破灭，却断然不会产生绝望。在每一份累积中我们都能成长，都能淡定，都能更加坚信未来所将能够呈现出的无可比拟的明净色泽。

因为我们经过半夏文字的积淀，沉炼出清朗的心境，以一种薄寡、清欢却执著、信任的姿态面对未来，固执于爱。

在如此的信仰与坚定中，半夏陆续出版了《七年》《每个女孩都是凤凰》《爱杀了18岁》等暖亮文字，每一个故事，每一份叙述，每一场相遇，都是一次邂逅，一次美丽的蜕变。半夏的文字同我们一起经历着岁月中的坎坷而渐渐成长起来，在人世无常中固执著爱与信仰，渐渐变成一场繁盛馥郁的青春花事，讲述着每一个让我们动容的好姑娘的生命色彩。

好姑娘永垂不朽，第一次听到半夏言说这句话时就有了莫名的喜爱，后来得知它变成了下一篇文字的题目，于是也一直期待着，终于在这个秋天，安心地坐在家读一段历程，一份信仰，一种拥有着爱的准绳的力量。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存在着一个好姑娘，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另一个人的好姑

娘，即使我们经历变故，经历人情冷暖的伤害，经历青春中所谓的伤痛与纪念，我们都不会忘记我们曾经心目中那个好姑娘的影像，以及我们曾经是如何的为了那个影像而努力着。

生命中与无数的花事相逢，与无数的人影交叠，遇见如此的无可奈何或是如斯的欣喜难耐，跨越悠悠年月，我们也要坚信，我们还是那个好姑娘，是你所在意的每一个人的，独一无二的好姑娘。

程羽如斯。

我只是你的车站，你却带走了我的终点。那个名为陈煜阳的少年充盈着她少女时期全部的心绪，她那时还只是他的年轻生命中可有可无的一个站点，他却在不经意间就带走了她少女时期全部的梦想和对生命的全部期望。

那些差一点同你共度一生，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的情节在程羽的身上一一铺展开来，而青春的执著与固执也扎根发芽，在岁月中不肯轻言信任与爱恋。然而年少轻狂的岁月中，总有一种依恋总有一种不舍，家人，友人，以一种恒久而沉默的姿态坚定不移的存在着，像我们拥抱的温暖的大树，枝干繁茂馥郁芬芳，带领我们穿过层层雾色，看到日出时分的壮丽夺目。

程羽在包容与爱中懂得成长懂得坚强，依然相信着生命之中的幸运与喜悦，在经历世事之后仍能固执的坚信，总有一人会跨越千山万水为她奔赴而来，牵她手心。如此之后，岁月静好，永世安康。

与她共同成长的是好友严研，在磨砺与动荡中收敛沉静，慢慢改变成沉稳淡定的女子，播种关爱，收获幸福。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千里，两小无嫌猜。“青梅竹马”这个词，只能安放在曾豪身上才能尽显妥帖。他对程羽有着恒久的包容和爱恋，虽也经历动荡、背叛、落井下石以及无法言说的苦衷，曾经动摇曾经疑惑，曾经在岁月绵长中忧愁不定，却也在洗礼过后懂得生命的真谛，以一种无可阻挡的奔赴的姿态面对他生命中无可变更的那个好姑娘。

在这些文字中，关乎爱，关乎情谊，关乎家人，关乎反思与忏悔，关乎一种醍醐灌顶后清醒淡泊的姿态。

生命中的每一份爱，都将在它的眼神与绽放中找到自己的唯一的终点，逆

流而上，开出绚烂的花朵。即使风雨过后摇曳晃动，却恒久地存在着那份馨香和沁人心脾的温暖。

那些生命当中的爱与温暖，都是为了这一份奔赴而存在。

关乎一次叙述，关乎一次绽放，我仿佛逆着时光的洪流穿越每一次爱恨交织的生命痕迹，体味关于生命中的信仰与奔赴的爱和温暖。

有一种女子如同穿堂而过的风，凛冽而坚定，却在内心的最深处相信这一份温润的承诺与执著，她们相信穿越过冬天的木栅栏和夏天的风雪，那个奔赴而来的男子终会抵达。她们即使孑然一身地立在高耸的塔楼，也能让周围的风景灿烂。程羽如是。半夏如是。你我如是。

那些原以为会成为一笔带过的风景的清浅感情，终究在相互的念念不忘中渐渐成真。而后相遇，便是永世的岁月静好。毕竟相濡以沫，究竟是需要爱淡如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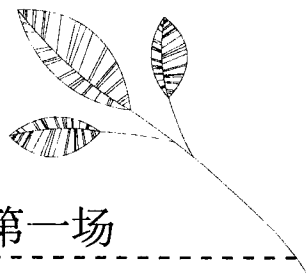
我似乎能够目睹，程羽将穿过逆流时光在倏忽间绽放，这个好姑娘穿过温热的重重人潮，终于寻到那个她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的男子，她同曾豪在刹那间于夜幕黄昏华灯深合的街头，十指相触。直到那一刻，我们才会懂得，有那么一种相遇，会美丽得如此直达人心。

当你翻过这一页，你便置身于这场盛大的绽放之中，拂逆时光，笙歌反锁，在沉寂与坚定中经历一场细腻绵长却经久不息的洪荒般的爱与信仰。它教会你成长，教会你信任，教会你在经过青春的洗礼之后，如何成长为那个你一直念念不忘的，好姑娘。

那时，岁月静美，年月馨柔。

第一场

催眠



天还没亮，她就醒了，眼睛停在七月的日历上，艳红色的记号笔圈住 22 这个数字，赫然写着——小羽生日。

每年的这一天，父亲都会早早起床，为她煮一碗生日面。生日面是父亲亲手制作的，很有嚼劲，散发着一种纯香，最后再将煮好的小青菜和面装入青花瓷碗，煎一只金灿灿的荷包蛋搁在面上，再淋上煲了几个小时的鸡汤，一碗生日面便打开了幸福一天的主轴。

程羽闻到面香，肚子里的馋虫早已蠢蠢欲动，但她还是赖在床上，等着双手沾满面粉的父亲来敲门，在外面轻声哄着她说，小寿星起床喽。她把头蒙进毯子里装睡，等着父亲靠近的时候咻地钻出来，黏在父亲身上，故意用小脸蛋儿去蹭他密密麻麻的胡楂子。

他坐在她面前，安静地看着她把一碗面呼噜噜地吃下肚，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每当这个时候，她总会趴在桌上，伸长手臂靠近他，用她的小手托起父亲的下巴，密密麻麻的胡楂在她的手心，顺着纵横的纹路，格外柔软地荡漾开来。

晚餐才是生日的高潮，父亲不仅准备了她最爱吃的水果蛋糕，还有丰盛的佳肴，鸡鸭鱼肉蛋样样不缺。父亲恨不得将自己的拿手好菜全都端上桌，他希望将生命里所有拥有的都献给他此生最爱的女儿。

每一年，父亲都会精心为她准备生日礼物。程羽看着生日蛋糕上的蜡烛数字逐年增加，她和父亲之间的那份亲昵也逐年增加。

她在父亲给她的爱里成长，而父亲，却在奉献着爱的同时老去。

程羽无精打采地从床上爬起来，决定去厨房给自己弄点儿吃的。父亲临走的时候，她答应过父亲，要对自己好，不可以自暴自弃，毕竟这个有着生命的身体是父母赋予的。

木质地板发出吱呀呀的声响，卫生间的水管正滴答滴答地漏水。程羽摸黑

穿过客厅来到厨房，隐约听到一些细碎的声音，她打开电灯，顿时感到头皮一阵发麻。她看到一群灰色的老鼠明目张胆地围在一起啃吃食物。那些捣蛋鬼在看到光亮后四处逃窜，她脸色惨白地愣在原地，居然忘记了大喊大叫。

如果父亲还在，她一定早就扑到他的怀里撒娇；如果父亲还在，他一定会好好地教训这些淘气的小家伙们；如果父亲还在，他根本不会让这些坏蛋侵占他们的地盘……

想到这里，程羽委屈地看向客厅，看向那张放有父亲遗像的供桌，心底涌起一股莫名的忧伤。她翻遍所有的橱柜也没有找到任何食物——除了被老鼠集体啃过花生。黄白色的果壳满目疮痍地躺着，多数浅红色的种皮已被咬破，露出乳白色的荚果，似乎向她描述着刚才疯狂杀戮的凶险景象。她无来由地暴躁起来，用力关掉电灯，跺脚以示对那些灰毛色家伙的不满。大汗淋漓之后，她疲惫地躺在客厅的地板上，地板上一片潮热，已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

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明媚的阳光照进房子，她环顾两室一厅的房子，还不到一年，墙壁渍痕斑驳，木质地板也失去了光泽，房间里散发出一股霉气。

半年来，她没动过家里一什一物，不忍心拂去父亲存在的气息。她舍不得。

程羽打开衣柜，一眼就看到那件挂着的长裙，这是父亲送给她的最后一份礼物。

那时候，她刚休学，脾性不再温和，或是冲着父亲发脾气，或是索性把自己锁进房间，很少和父亲亲近，总是刻意和他保持距离。父亲并没有责怪她的突然改变，反而用心地照顾她的饮食起居，关心她的心理健康状态，按时带她去医院换药。她活在回忆的疼痛里，活在那场大火带来的灾难里，忘了身边爱她的人，忘了父亲对她的谆谆教诲。

休学期间，程羽整日整日地待在房间里，沉默，哭泣，不敢照镜子，也不再是黏着父亲哈哈大笑的小姑娘。吃晚餐的时候，父亲来房间叫她，她正坐在地板上画画，画一条美丽得无与伦比的长裙。父亲不动声色，隔天拿着一个乳白色的纸袋面带笑容地递给她。她疑惑地打开纸袋，一件奶油白和淡黄色拼接的荷叶边长裙展现在她眼前，比她画里的长裙还要美。

可是，父亲没能看到她穿起这件裙子……

有段时间，她发现父亲总是频频去厕所。每次父亲都故作轻松地笑着跟她

解释说，都怪自己太贪吃，吃坏了肚子，这样也好，清理一下肠胃，才不会变成大胖子。

可是父亲却日益消瘦，颧骨突出，眼窝明显地凹了下去。程羽不放心，缠着父亲让他做健康检查。检查结果并不乐观——大肠癌晚期。癌细胞在他体内迅速扩散和转移，初发症状只是大便次数增多，带有血液，如果癌肿侵犯骶丛神经，就会出现剧痛；如果累及膀胱，最严重时会出现尿血等症状。

通常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建议患者开刀，化验癌肿属良性还是恶性。身着白大褂的医生面无表情地说。

我不开刀。父亲果断地回绝。

她紧紧地拉着他的手臂，泣不成声。

如果癌肿继续扩散，会直接蔓延，甚至可以突破浆膜层而侵入邻近器官，后果不堪设想。医生向他解释开刀的必要性。

谢谢医生。小羽，我们回去。父亲打断医生的话，拉着她起身。

不客气。程先生您可以考虑看看，身体比较重要。医生在身后善意地说。

可是父亲挺起脊梁面带微笑地带着程羽走出医院，程羽紧紧地抓住父亲的手臂，害怕生命里最珍贵的人会消失。

在充满消毒水气味的医院走廊上，父亲停住脚步，舔着干裂的嘴唇问她，小羽害怕吗？

她一个劲地点头。

别怕，我在呢。父亲用枯瘦的双手抚摸她的头发安慰着说。

程羽抬起头，看着身边瘦高的父亲。在医院的白炽灯光下可以清晰地看清他白发苍苍的鬓发，他的双眸呈暗黄色，两颊凹瘦，当她看到父亲额头有明显的褐色斑块时，不禁想起小时候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父亲》，她形容父亲玉树临风，神采超然，风度翩翩。同学取笑她说，总有一天，你要用“老态龙钟”来形容他！她当时就哭着跑回家问父亲，你会不会老？

傻瓜，我不老你怎么长大？父亲正坐在沙发里叠她的校服。

我不要长大，你也不准老。

傻瓜。父亲伸出手刮她的鼻子。

程羽却趁势抓住了父亲的手，孩子气地跟他拉钩钩。她自以为，发了誓的东西一辈子都不会变。然而，她长大了，他却老去了。

从医院回来之后，程羽一改休学后养成的坏脾气，特地准备了一些父亲钟爱的下酒菜，准备在茶余饭后跟父亲进行一次长谈，让他了解健康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程羽要让父亲明白，他对自己是多么的重要，程羽不想失去相依为命的他。然而，谈话还没有开始，父亲就在卫生间晕倒了，送到医院时已经腹部积水，出现重度黄疸现象，眼神涣散。那一刻，程羽六神无主，在医生的建议下签了手术单。

不久前父亲安慰的话语犹在耳边——别怕，我在呢。

那个时候，她只感到不安，虚无的惶恐。而现在，程羽面临着真实的恐惧，她知道身处一场不良的处境，躺在手术室的父亲随时都会离她而去，可是她却无能为力。程羽双眼充满惊恐地看着手术室外亮起的红灯，心悸、出冷汗、双手颤抖。就在她最害怕的时候，曾豪出现在她身边，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把她的头拥进他温暖的怀里，拍着她的背说，程羽，不要害怕，没事的，叔叔一定会平安的，你不要害怕。

程羽在那个宽厚的胸膛里放声大哭，内心充满了对父亲的愧疚。当父亲被推出手术室的时候，她看到他面无血色，身上插着鼻胃管、尿管，青筋突出的手背上触目惊心。曾豪陪着她在父亲身边守了一夜，清晨，父亲终于醒来，说的第一句话是：小羽，爸爸想回家。

她用沾满水的棉花棒擦拭着父亲干裂的嘴唇说，您要乖乖听医生的话，把身体医好了，小羽才能带您回家。

我不要住院，浪费钱，这些钱是留着给咱们小羽的。

我不要钱，我只要您。说这话的时候，程羽的眼泪又不争气地在眼眶里打转。

以后我们小羽要嫁人，要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和家，总不能一辈子都缠着我这个糟老头吧。父亲用调侃的语气虚弱地说着，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已不能用一条一条来形容，简直是一把把的了。

只要您健康康、平平安安的，我就一辈子缠着您了，到时候，您可千万别嫌弃我。程羽用手背抹掉眼泪，也笑着说。

看看，我们家小羽笑起来的样子多漂亮。

程羽下意识地用手捂住脸上的那块伤疤。

父亲又说，不管以后小羽变成什么样儿，在我的眼里她永远都是最漂亮的

姑娘。

她把头埋在父亲的胳膊里，柔软的蓝白病服上面有清冽的消毒水味道。她咬住唇，却还是无法抑制眼泪生成，它们从眼眶里迅速涌出，形成一股热流，浸湿了父亲的棉质病服。

乖小羽，记住爸爸的话，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害怕，要懂得生活的磨难只是为了让你蜕变，为了让你变得更加坚韧。父亲怜爱地抚摸着程羽的头发。

她点头。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可以自暴自弃。

她点头。

答应我。他说。

我答应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绝对不害怕，不自暴自弃。程羽知道，父亲想要的，不过是一个明确的承诺。

面对父亲的时候，她几乎将从休学以来没露出的笑容全都补回来了。

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完全不能接受固体食物，只能靠另一支点滴管输送的营养液维持生命。点滴的速度不能太快，否则会造成血管堵塞，护士人员每天都要为找到新的血管注射而大伤脑筋。

为了方便照顾父亲，程羽把简易衣物、肥皂等通通塞进一只黑色的帆布包里，晚上就趴在父亲身边睡觉。夜里需要察看父亲的尿袋，用棉花棒擦拭父亲干燥的嘴唇，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踏实的好觉。趁着父亲熟睡的时候，她会去医院提供的浴室里洗澡换衣，饿了就啃干硬的馒头，渴了就去住院部的饮水机那儿接水喝。她每天重复着帮父亲擦拭和翻动身体，外表纤弱的她总能散发出无穷的力量；她去医院的阅读栏拿报纸读给父亲听；她利用父亲睡眠的时间蹲在卫生间里洗衣服……现在，她必须独自面对生计的考验，满脑子想的就是柴米油盐账单医药费。想到这里，她的眼眶温暖而灼热。她也会偷偷地怀想从前，想着那时候的她个性单纯，虽然生活在单亲家庭却受到良好的教育，父亲让她的感情充沛饱满，让她的青春清澈常新。

巨额的医药费让程羽感到彷徨，她眼睁睁地看着账户里的钱一天天减少，而医药费的账单数字仍在一天天地增加。她将每天的食物减少再减少，饿的时候抱着杯子猛喝水；她原本计划用医疗的方法将脸上那块硬币大小的伤疤治愈，

可是现在把她脸上灼伤的伤疤和父亲的健康相比，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更何况父亲说过，不管小羽变成什么样儿，在他眼里永远都是最漂亮的姑娘。

她从不放弃，一心想着接健康的父亲回家，这成了让她支撑下去的重大信念。

父亲最终没能回家，他在凌晨三点钟离开了她。二〇〇七年一月七日，晴转多云，最低温度0℃。她仿佛置身于冰窖之中。

爱了她二十三年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她。

他化成了细小的微尘，却成了她最大的信仰。她知道，有信仰才有准绳，才有力量。

2

她穿上长裙，裙的长度恰到好处地盖住了她小腿到脚踝间那片触目惊心的伤疤。这是父亲送给她的最后一件生日礼物。

父亲去世后，程羽去结算医药费，扣除殡仪馆和葬礼等费用，再缴完小区每年的物业管理费，账户里的钱所剩无几。这半年来，她努力地找工作，在招聘会现场一次次地解释休学的真正原因。而他们通常在抬头看她一眼后，就不会再看她第二眼，然后把她的简历收起来，说着再联络的客套话，从此再无下文。程羽将这种结果全都归咎于脸上的那道伤疤，虽然它并不明显，只有一元硬币大小，可是女孩爱美的心灵从不容许一点点的瑕疵。她总是无形地把问题放大，由此更加产生对那场火灾的抗拒与痛恨。

为了节约开支，她把家里所有的电源线都拔掉，客厅的灯坏了也迟迟没换。偶尔发烧感冒也只是从药柜里随便抓出一把药应付着，拮据的生活让她捉襟见肘。

曾豪每周都会来看她，名义上是来蹭饭，其实是他又带菜又带饭。

她知道曾豪对自己的好。

程羽把储蓄罐的底盖打开，除了这套房子，这里是她的全部家当。小枚银色的一角硬币最多，哗啦啦地落在地上，声音非常之弱，金黄色的五角硬币只有零星几枚，更别说又大又亮响声清脆的一元硬币了。

她把所有的钱收集起来，清点完毕，共七元八角。程羽将这些硬币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比吃到水果蛋糕还要开心。这点儿钱，可以买一条鲫鱼，两个大馒头，倒上一杯烧酒，点上三炷清香，就可以祭拜在另一个世界的父亲。

临出门前，程羽从柜子里拿了一顶黑色的鸭舌帽戴上，还把它压得低低的，以便遮住脸颊的伤疤。在脸颊烧伤创面愈合后的这半年，那块硬币大小的伤疤慢慢有色素沉着，呈现点状。她生怕别人盯着她的脸看，买东西的时候不敢讨价还价，说话的时候也因心理产生的自卑感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程羽喜欢在老婆婆的小摊前买菜，买了东西把钱塞进婆婆的手里还会礼貌地说声谢谢，然后快速地消失在人群之中。自从休学后，程羽变得不再喜欢照镜子、拍照甚至是接近热闹的人群，她总觉得所有人的焦点都集中在她的身上。长时间待在家里，她就阅读父亲摆在书架上的书籍，也会写信件给她唯一的女性朋友——研。写青春的疼，写她的跌跌撞撞、亦步亦趋。

信件最后变成了一本本的日记，因为无从投递。是的，那个叫研的女孩，现在到底在哪里、过得好不好，她也不知道。再说了，她现在连买信封和邮票的钱都没有。

程羽拎着食物站在路边等红灯时，身边站着一对小情侣。女孩亲昵地拉着男孩的手臂，撒娇地问，你会不会有一天忘记了我？

男孩搂着女孩，在她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说，傻瓜，我怎么可能忘记你？

这真是沉浸在爱情里最好的情话，就像程羽自己，她怎么可能忘记陈煜阳？记忆之门向她敞开，陈煜阳那张帅气的脸庞立刻浮现在程羽眼前。在她心里，关于陈煜阳的记忆依旧那样清晰，那样挥之不去。

高一的暑假，父亲送她去导师家补习，在此之前，程羽刚和曾豪的继母发生强烈的口角，为了避免见到曾豪时的尴尬，程羽很爽快地答应下来。

导师是父亲的朋友，她在暑假期间开了一个班，补习高中的全部课程。她的教学方式很独特，而且收学生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始终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